

加缪在中国

作者简介：

牛竞凡，1977年生，陕西西安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法文学比较研究，现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

作为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尔贝·加缪（1913—1960）之于现代中国似乎有些姗姗来迟。加缪声名鹊起的时候正逢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硝烟弥漫的年代，他的“局外人意识”显然有些超前，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还顾不得去考虑和平时代人类生存最根本的西西弗的问题（当然，钱钟书的《围城》除外）。斗转星移，当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多年闭关锁国的摸爬滚打，人们亲历了大跃进、“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苦难深重、荒诞诡谲的历史境遇后，传达荒诞与反抗荒诞、虚无与反抗虚无等这些现代性命题的文学作品，似乎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巨著更容易贴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正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加缪走入中国读者的视线，适逢其时。

一、加缪作品的译介与出版

加缪在中国大陆以两条路径被引进：哲学领域，他被冠以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紧随萨特其后被学界推介；文学领域，他的作品被作为荒诞派文学的代表，加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深受人们关注。1979年10月出版的《外国文学资料》上发表了冯汉津的文章《卡缪和荒诞派》，虽还无法考证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一篇介绍文字，但至少可以证明加缪在中国的引进与其他影响巨大的现代西方文学是同步的。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中出版了由顾方济、徐志仁翻译的《鼠疫》，引起不小的轰动；《局外人》则在第二年问世，发表于袁可嘉等人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下）》（至1986年第3次印刷已发行68500册），由孟安翻译，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郑克鲁翻译的加缪短篇小说《沉默的人》¹。这两套丛书对西方现代文学在中国的推进继而激发创作浪潮乃功不可没，加缪作品跻身其间，其影响幅面大致可想。

¹ 袁可嘉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加缪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全译本直至 1987 年才问世，以“新知文库丛书”的形式由三联书店出版，译者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杜小真。这个 32 开本的小册子尽管装帧简陋，但其闪烁着的哲学智慧与反思精神却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作家与学者。我们至今还在一些学术论文、杂文随笔中看到有关对西西弗精神的表述。加缪早年的随笔《反与正》以及后期最重要的思想结晶《反叛者》的主要章节，作为上海三联书店“猫头鹰文库”之一种，结集为《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1989 年），译者为杜小真和顾嘉琛，90 年代又曾两度改版发行。

柳鸣九主编的“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中有一册加缪的剧作选《正义者》（内收录《卡里古拉》、《误会》以及《正义者》三部重要剧本），漓江出版社 1985 年 6 月出版，译者为李玉民。尽管发行量及影响力不及加缪的小说，但也被文学爱好者竞相收藏。

加缪小说的扛鼎之作一直都深受中国读者欢迎。郭宏安翻译的《局外人》（内收录《局外人》、《堕落》、《西绪福斯神话》以及三篇评介文字），1998 年在译林出版社出版；《鼠疫》经过重审改版，1997 年也由译林出版；1999 年该社还出版了加缪的遗作《第一个人》，由青年译者袁莉、周小珊翻译。

2000 年，译林出版社再版《鼠疫、局外人》，次年该社又推出《加缪文集》（精装本），收录了上述几部小说。此后，广西师大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西苑出版社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分别再版了杜小真译的《西西弗的神话》；2003 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插图本《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增加了阅读趣味，为青年读者所喜爱。

如此这般零敲碎打的翻译与出版，事实上已经确立了加缪在中国读者以及学界被广为阅读、流传的地位。而真正意义上具有重量级的出版译介，乃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于 2002 年推出的《加缪全集》（4 卷版），由柳鸣九和沈志明主编。这套全集按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丛书”版编辑，分为小说卷、戏剧卷和散文卷 I、II，不仅重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还翻译了他的全部剧作、政论、文论等，译者是柳鸣九、李玉民、丁世中、王殿中等翻译名家。这是加缪译介的新高潮，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套全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为 5000 册，以告售罄，为“加缪在中国并未过时”作了最好的注脚。从 1980 年到 2002

年，经过长达 23 年的漫长时间，加缪终于以完整之貌展现在中国的阅读界和知识界的面前。

二、 对加缪的研究与接受情况

从加缪作品引入中国伊始，对之评论、研究的文章就未曾中断。《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艺》、《法国文学》等杂志上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为数最多，其余则散见各种报纸期刊。学院里的文学研究者都乐于对他的作品进行不断的细读、诠释、甚至重构。近年来，以加缪美学思想、人生哲学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数目不断增加。目前已出版的系统梳理加缪思想的研究专著有两部：《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¹、《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²。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收录了爱尔兰学者写的《加缪》，100 来页的 32 开本，只能作为加缪的一幅素描图，反响不是很大。国外学者撰写的关于加缪的传记，法国作者罗歇·格勒尼埃的《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作者洛特曼的《加缪传》（漓江出版社）分别于 1997 年、1999 年翻译出版，对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加缪的生平、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2002 年中华书局的“世界思想家译丛”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理查德·坎伯写的《加缪》，该书对加缪哲学思想的宗教根源、思想发展历程作了简洁的述评。2004 年美国学者罗纳德·阿隆森的力著《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很快被译成中文，2005 年 4 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只比法国出版的法译本晚了 1 个月。这本书帮助我们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疑问——萨特与加缪的友谊究竟是为何崩解的，可以说意义非凡。2007 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郭宏安的《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书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有关翻译、阅读、研究加缪作品的心得，在法国文学爱好者中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加缪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学院式教育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同时，我们很期待知道他的文体特色、精神气质是否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是否有所启发。对此，我们似乎并不能顺利找到答案。因为文

¹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

² 李元：《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

学领域的“弑父情结”或曰“影响的焦虑”更为严重，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写作是模仿谁或直接得益于谁的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总显得含糊其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家受的文学启蒙、写作影响都是多元而复杂的，难以确指似也在情理之中。

曾有人就中国当代作家阿城的《棋王》与加缪的《局外人》做过比较研究，发现两部小说都是“隔着玻璃看世界——对社会的哲学化冷视”的“严肃的荒诞哲理小说”，在小说的立意、主人公的人生体验与处世态度上颇为相似：“它们的主人公不是以他们的行动向我们展开牵动着现实生活因果链条的情节，而只是漫不经心地、疲沓地甚至是有些痴呆地传达出他们的生活态度，而且，这种生活态度的对应物不是具体的生存环境，而是短促而永恒的人生，不是客观的实体世界，而是时间和空间的虚无。”¹此外，小说语句形式的简短与无连续性、无修饰性上也颇多相近之处。这种表达本身体现了局外人看世界的方式，也反映出他们所看的真实而荒诞的世界，一切都毫无理性、毫无目的可言。作者指出：尽管如此，我们非但不能得出阿城是具体地受了加缪文学哲学的影响、直接地生搬硬套或者模仿的结论，相反，这一切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当代文学从根本上说已经具备了产生与世界文学同质异构的新文学的气候与土壤。阿城的小说创作不是以它亦步亦趋的拙态，而是以它南辕北辙的戏剧性寻根沟通了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表现的存在主义荒诞感。”²此乃时代的共振、命运的共振，是中国当代文学与加缪思想的默契和融合。

学者朱大可提出了“加缪—杜小真语体”这一说法，认为这种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劫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文革后）“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二十年后，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

¹ 刘建华：《阿城的〈棋王〉与加缪的〈局外人〉》，《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一期

² 刘建华：《阿城的〈棋王〉与加缪的〈局外人〉》，《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一期

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¹ 学者吴晓东在回忆自己 80 年代的写作状态时说：“加缪 20 岁时的敏感而躁动的散文写作是我那时的榜样。尽管文章有可能幼稚，但却是无法重复的。”² 而马原将《局外人》、《鼠疫》列为阅读外国文学经典的必读作品，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丝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³ 更主观一点说，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余华的小说中嗅出某种加缪小说的精神气息。朱大可总结道：“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⁴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先锋小说中闪现的“加缪式话语”实际上来源于翻译文本，可见翻译文学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剧作家于斯特将《鼠疫》改编为独角话剧，上海现代人剧社曾在 1996 年（鼠年）与法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处合作，由著名话剧演员赵屹鸥主演该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08 年（鼠年）现代人剧社作为建团 15 年优秀剧目系列再度公演该剧，并由青年实力派演员田蕤主演，连演 17 场，几乎场场爆满，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

在法国，加缪被称作“法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青年的导师”，在中国是否能起到唤醒知识分子的良心、为青年人指点迷津的作用，我们很难一概而论。有读者对加缪和鲁迅做过比较，发现两者都具有反抗绝望、在铁屋里呐喊的精神，读者因此也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存在的勇气”。说到底，影响与接受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影响，很难强加施与，更像是一种唤醒和激发。加缪的生存哲学、反抗精神能否对我们产生影响，更多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状况，而不是这位先哲。影响，也分显性和隐性。有时候，人是不自觉或者无意识地受影响，当遇到某个具体而特殊的处境，会突然记起某某的话语、行动，从而引领自己作

¹ 朱大可：《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2008 年 12 月 10 日，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

² 许晓辉博客 <http://xuxiaohui.blog.techweb.com.cn/archives/174> 吴晓东：“怀想漂泊的北大学人”

³ 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 1 版

⁴ 朱大可：《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2008 年 12 月 10 日，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

出重要的抉择。加缪作品里所强调的“选择与自由、爱与责任、荒诞与反抗、存在与勇气”等经典命题是永恒的，无论我们是哪国人、哪个时代的人都无法摆脱这些生存的悖论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思索。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加缪作品会不断被注入新鲜的血液，其生命力会很持久。

相对于复杂的社会万象而言，文学阅读、尤其是纯文学的阅读应该属于小众行为。2003年流行于世间的“非典”让人们有了重温《鼠疫》、再认识加缪的机会，使得加缪作品有了从纯文学的小众阅读走向大众阅读（熟识）的可能性。

《鼠疫》中的历史寓言成为现实，人们惊讶于加缪“先见之明”的同时，从中多少找到了“知音”的感觉。近几年，搜索引擎、个人博客、网上论坛等分享阅读的方式使加缪作品在网络上非常活跃，这无疑让我们对加缪的接受形式又趋向丰富性和多元化。尽管加缪对我们当代文化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带来的影响很难准确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且影响还在继续。加缪的中国之旅仍是现在进行时。